

第6

山东地方戏曲

小姑賢

(吕 戏)



F606
2570

第6

03

4

1

2570

統一書号：T10099·2

定 价： 0 28元

小 姑 贤

(吕 戏)

山东省文联地方戏曲研究室剧本整理
山东吕剧团
袁来欣、李渔斌等音乐整理
山 东 省 文 联 地 方 戏 曲 研 究 室
山 东 省 吕 剧 团
袁 来 欣、李 渔 斌
韩 英 民、张 等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九 年 · 济 南

內 容 提 要

“小姑賢”又名“王登云休妻”是在本省流传很久，并深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一出地方戏。内容描写旧社会婆婆虐待儿媳，逼着儿子休妻。后经女儿劝说转变，家庭终于和睦。

小 姑 賢

(吕 戏)

山东省文联地方戏曲研究室 剧本整理
山 东 省 吕 剧 团
袁 来 欣、李 漁 等音乐整理
韩 英、民、张 斌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經9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號

济南駐軍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 10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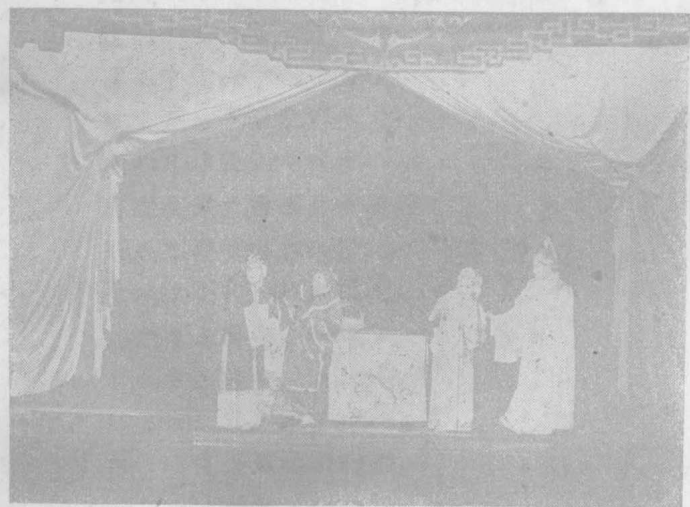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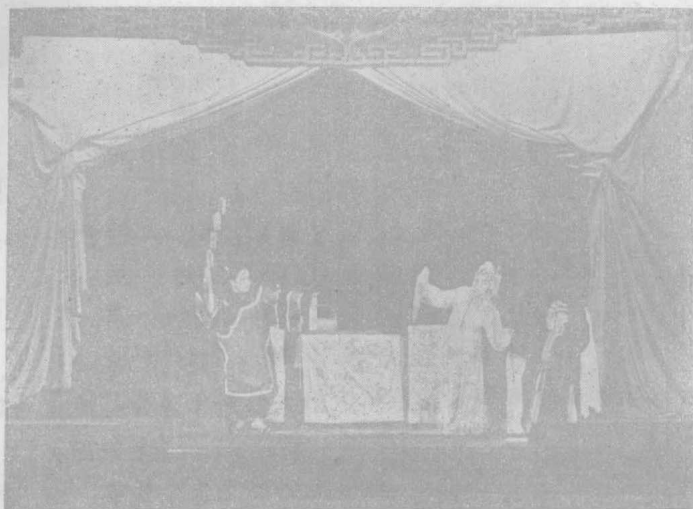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公厘 1/32·印張27張·插頁1·字數20,080

1954年6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9次印刷

印數: 274,001—233,000

統一書号: T10099·257

定 价: (7) 0.28元



“小姑賢” 劇照

人物：王登云——小生。（云）

刁 氏——彩旦。（刁）

李 氏——青衣。（李）

桂 姐——小旦。（桂）

刁：（上、引）千年的大道走成河，多年的媳妇熬婆婆。

（唱四平）

有老身坐上房心乱如麻，
思想起老头子珠泪搭撒。
过門来生下了一男一女，
家不幸老头子命染黄沙。
这日月如穿梭能催人老，
我的儿才長到年方十八。
有道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給我儿要下了李氏荣花。
自从这小贱人她把門过，
过門来与老身不投緣法。
每一日起身来三次打罵，
待三天打九次我不饒她。
隔一天老身我要不打架，
用菜刀剥素板罵俺自家。
众街坊都給我起下外号，
闖庄上都說我是个夜叉。

今清晨我有心將她拷打，

實在是沒有錯待說什麼。

(轉二板)

我不免到外邊前去玩耍，

她要是做飯不問我我再揍她。

今日里我不到別處去耍，

找一找二寡婦去把牌揭。

行几步來至在大門以外，

問一聲二嫂子你可在家？

(白) 二嫂子在家嗎？

(內應) 誰呀？

刁：(白) 我是登云他娘啊！

(內應) 你來幹什麼？

刁：(白) 我找你看把小牌呀！

(內應) 好極啦，三缺一正差着你啦。

刁：(白) 來巧啦，我快去看一把吧。(跑下)

李：(上、引) 婆母虐待俺，痛苦實難言。

(白) 我李氏，配夫登云為妻。過門來婆媳不和，受不
盡婆母打罵。思想起來，好不苦煞我也！

(唱四平)

李氏女坐偏房淚如雨洒，

思想起俺娘家二老爹媽，

許多的好人家不給擇配，

將小女送與了閻王之家。

每日里無過錯將我打罵，

趕何日受盡了婆母家法？

在偏房一陣陣心如刀攪，

清晨飯還沒做去問婆媽。(起)

急忙忙進上房用目觀看，

看了看我的娘她未在家。

婆母娘不在家飯不敢做，

我只得到鄰居前去找她。

行几步來至在孀娘門外，

問了声我孀母娘在你家？

(加白)孀母！我娘可來玩耍嗎？

(內應)未曾來。

李：(接唱四平)

我的娘她未在這家下，

轉身來再去找大娘的家。

(白)大娘，我娘可在你家嗎？

(內應)昨天才打了架，老該死的她還有臉來啊！

李：(接唱四平)

大娘家孀母家未見婆母，

我只得回家去將飯做下。

李氏女哭啼啼廚房來下，

只恐怕娘回來又要打罵。(下)

刁：(上，白)哎呀！倒霉的很哪！

(唱二板)

剛才出去把牌搗，銅錢輸了八吊八。

輸了錢我沒了法，回家去拷打賤人李榮花。

(白)賤人快來啊！

李：(內應)來了。(急上)

刁：(唱四平)

小賤人清晨起還不做飯，

莫非是你想着餓煞你媽？

李：（唱）

廚房里生着火正想做飯，

做好了就端來你老用它。（欲下）

刁：回來！

（唱四平）

不問我你竟敢先去做飯，

你可知為娘的愿吃什么？

李：（接唱四平）

我也曾未做飯先將娘問，

我的娘去玩耍未曾在家。

刁：（白）你不會到外邊去找找我嗎？

李：（唱四平）到西鄰找到了孀母家下。

刁：（白）你孀母那老不說理的，我到她家玩去嗎？

李：（唱四平）到東鄰又找到大娘的家。

刁：（白）我不上誰家去，你單上誰家去找我。我跟你大娘都打了架啦，還上她家玩去嗎？

李：（白）為了什麼？

刁：（白）你還管着我啦！年輕輕的借着找我去串門子，你不害臊嗎？（看天）賤人你看看天到了什麼時候了，你還不快去做飯！

李：（白）是，（要走，但猛想起要問）啊，娘想吃些什麼？

刁：（白）噢，你問我想吃什么飯嗎？听我給你說說吧：

（唱四平）

庄戶人吃的是家常便飯，

你怎么絮叨叨又來問你媽？

要做飯快着點隨便去做，

何必你小賤人前來磨牙！

李：（白）母親等候了。

（唱二板）

尊聲母親等着吧，到廚房去把飯做下。

李氏女回頭去挖面，

刁：（白）回來！這庄戶人就整天吃面嗎！再說俺家哪有這
么些麦子吃面哪！

（唱二板）狗賤人，留着咱那小米干什么？

李：（唱二板）挖上小米撈干飯。

刁：（唱二板）你撈干飯不吃它，吃在肚里不消化。

李：（唱二板）儿媳我去烙油餅，

刁：（唱二板）為娘的不吃什么做什么。

李：（唱二板）儿媳我去擀面條，

刁：（唱二板）面條子熱呼呼的怎么价扒。

李：（唱二板）回到廚房去燉肉，

刁：（白）回來！燉肉，還燉魚啦。你不知道那二年俺吃傷
了嗎？

（唱二板）為娘的吃豬肉好喝茶，

李：（唱二板）儿媳我去包包子，

刁：（唱二板）

包包子我不吃它，听着為娘啦一啦：

羊肉羶，豬肉滑，白蘿蔔餡子娘嫌苦；

紅蘿蔔餡子甜打撒；

韭菜老了塞俺的牙，塞在俺那牙里沒法剔拔。

李：（唱二板）儿媳我去攤鷄子。

刁：（唱二板）

你攤鷄子，我不吃它。

为娘不吃那个鷄腕里拉。

李：（唱二板）这不吃，那不用，到底俺娘吃什么？

刁：（唱二板）

連一頓飯你都不会做，你在你娘家干什么？

要問为娘吃什么飯，你听着我給你拉一拉：

为娘我不吃烙油餅，你不会包上八个糖三角（讀甲）？

为娘我不吃面条子，你不会餛飩包上十二仁？

为娘我不吃攤鷄子，

狗賤人你不会廚房去把小鷄杀？

为娘我不吃肥猪肉，

狗賤人你不会大街去把牛肉割？

为娘專吃蹊蹊飯，賤人你就得去做它。

到廚房大鍋刷的明似鏡，小鍋刷的光滑滑。

鍋前头給我熬稀飯，鍋后头去把那粘粥插。

鍋左边做素菜豆腐，鍋右边燒湯要酸辣。

鍋上边溜上干豆角，切上半斤大蔥花。

蒸上两个窩窩头，有空再把面筋炸。

当中間里有点空，你給我溜上个八斤半的大地瓜。

一个鍋做上十二样，在粘粥鍋里撒壺茶。

做熟了用杓子攪三攪扒三扒，还不許給我掺合了它。

李：（唱二板）

巧女難做无米飯，巧手難插无綫花。

在娘家各样活儿都学会，

俺不会在那粘粥鍋里撒壺茶。

这頓飯你叫俺妹妹做，再有营生俺做它。

刁：（唱二板）

可把我老身活气煞。

清晨做飯不問我，你替老身我当了家；

晌午做飯你不去，你跟为娘来磨牙。

我不挨你你不怕，你不知道我是你的媽！

桂：（上、白）娘！你怎么又打俺嫂子？

刁：（白）哟！乖孩子！你回来啦？你出去轧花，屁大的工夫不在家，可把老娘活想煞了！

桂：（白）咱没见你这偏心眼子的人，闺女一离眼儿就想的慌。媳妇一照面，不是打就是骂。真叫人看不服！（一甩手走到嫂子身旁，又被刁拉回来了。）

刁：（白）妮啦！娘给你说个知心的话，乖孩子！

桂：（白）快别说好听的啦，我不听。我问你，为什么又打俺嫂子？

刁：（白）孩子！你是不知道，你不在家她净惹我生气呀！

桂：（白）你又倒打一耙，多嘴也是人家惹你生气。不管怎么说，先叫俺嫂子起来。（向李）嫂子起来吧！（欲拉嫂）

刁：（白）（向李）敢！（向桂）妮啦！你可别忘了你是你娘身上掉下来的连心肉啊，怎么还有胳膊肘向外扭的呢？

桂：（白）我不管扭不扭，反正我不能帮你欺负俺嫂子。你真不让我俺嫂子起来吗？

刁：（白）起来？起来还便宜了她！

桂：（白）好，你不叫俺嫂子起来，我陪俺嫂子一块儿跪着。

刁：（白）哎哟傻孩子，你跪下干么？快起来吧！（拉桂）

桂：（白）你叫俺嫂子起来，我才起来呢。

刁：（白）咳咳！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怪脾气，这个贱人跪在这里，别说一天，就是十天也不觉着怎么的；俺那闺女这么一跪，哎哟，俺哪娘哎，「嗖」的一下子就把俺那

心給揪了去哩！（向李，不耐煩地）賤人起來吧！要不
看在你妹妹臉上，我叫你跪到青草发芽。（狠狠地指
李）快起來！（拉桂）快起來吧孩子，你看把那花褲子
都沾啦。（回頭見李旁立，怒視李）你給我出去，我給
俺閨女說句知心話，你站在这里算干啥的？你給我滾出
去！（推李，桂忙扶嫂出門）

桂：（白）嫂子，別難過啦。看在妹妹的臉上，千万不要生
咱娘的气。你先到你屋里歇着吧，我一定好好勸勸咱
娘。（李哭下）

（回身對娘、白）好糊塗的娘啊！

（唱四平）

我这里尊一声糊塗媽媽，今天你打嫂子又为什么？

有不是自应当受娘管教，无过错你打她人家笑话。

刁：（白）孩子！你不知道啊！

（唱二板）好孩子！

这事情不必埋怨你媽，提起这个賤人活气煞！

不听說来不听道，我管她成人你別拉。

桂：（白）究竟为什么打人家？

刁：（唱二板）我为你嫂子好串門子，

桂：（唱二板）

串門子不过是孀子大娘家，

大娘叫她去織布，孀子叫她去插花。

嫂子隔着她娘家远，串个門子不想家。

刁：（唱二板）我嫌你嫂子好偷吃，

桂：（唱二板）那是你不給她吃來餓的她。

刁：（唱二板）我嫌你嫂子走的快，

桂：（唱二板）

我的娘哎，你嫌俺嫂子走的快，

給俺哥哥說个癱瘓。

刁：（白）那要走路可多費事啊？

桂：（白）費事可走不快哩。

刁：（唱二板）我嫌你嫂子好看事，

桂：（唱二板）咱休了她不要她，給俺哥哥說个双眼瞎。

刁：（白）那怎么看事啦？

桂：（白）那你就不用管了，你不是嫌她好看事嗎？

刁：（唱二板）我嫌你嫂子好說話，

桂：（唱二板）給俺哥哥說个啞叭。

刁：（白）她不会說話多悶的慌？

桂：（白）那你不用問了，你不是嫌她好說話嗎？

刁：（唱二板）

左一言，右一語，說的老身无言来对答，

拾起根草来剔剔牙。

本来賤人无过错，我張着个大嘴說什麼。

我想下一条完全計，叫俺那女儿不在家。

我东一瞧，西一瞧，有个竹籃順手拿，

有些棉花內里放，再叫女儿小桂花，

今天你到你大娘家去，你到她家丟軋花。

回家来紡成綫織成布，卖了錢来給你袍。

买胭脂，买粉擦，給你裁上个花褂褂。

（白）去罢孩子！

桂：（白）我去，你可別打俺嫂子啦。

刁：（白）我不打她啦。

桂：（唱二板）辞別了母亲往外走，

（假下，等刁轉身进門，又潛入。）

刁：（唱二板）回头再把門来插。

桂：（白）娘！

刁：（白）哟，吓我一跳，你怎么又回来啦？

桂：（白）你不打俺嫂子，关门作什么？

刁：（白）我到上房休息，怕人家拿了咱的东西去啊。

桂：（唱二板）

你说这话我不信，一猜猜着俺的妈。

你把女儿赶出去，在家打嫂没人拉。

待叫女儿去把花靴，你骂个誓来我心放下。

刁：（白）你这个孩子，咱娘们还用发誓吗？

桂：（白）你不发誓，我就不去。

刁：（白）好，给你发一个吧：

（唱二板）我再把你嫂子打，叫我吃饭上牙对下牙。

桂：（白）这个当不了。

刁：（唱三板）

叫我手上长个疔，十个指头都烂了它。

若要把你嫂子打，无法再把鞭子拿。

桂：（白）你可别再关门啦！（桂下）

刁：（唱二板）

一见女儿扬长去，我上房去打李荣花。

叫声贱人你来了吧，尝尝为娘这顿家法。

（白）贱人快滚出来！

李：（内应）来了！

（上，引子）忽听婆母唤，吓的我心胆寒。

（白）孩儿拜见母亲。

刁：（白）跪下，贱人哪！

（唱三板）

一見賤人下了跪，不由老身怒氣發。

剛才為娘將你打，是你妹妹她來拉。

賤人哪你跑不了，躲過三鎗難躲一馬叉。

打馬皮鞭拿在手，照着你那身上砸。（打介）

打罷一頓又一頓，使得老身我沒了法。（住下）

（白）哎呀，可累死我了！光給這個賤人治氣啦，耽誤了俺燒午時香啦。〔南無阿彌陀佛。〕（下）

李：（哭頭）打死我了……

（唱四平）

只打得頭也昏來混身發麻，

哭了聲俺娘家二老爹媽。

似這樣苦日子實在難過，

我何不早死了免受家法。

又一想小妹妹待我不差，

我丈夫他與我投着緣法。

我有心到偏房懸梁自盡，

只可惜我丈夫他未在家。

單等着我丈夫他回家轉，

說幾句我死了也不挂他。

坐偏房盼丈夫兩眼垂淚，

云：（上、唱四平）

王登云放了學轉回了家，

有一部聖賢書雙手托拿，

行走着一句句將詩來夸。

但盼着進了學功名得中，

到後來與老娘同享榮華。

將身兒進大門去把母見，

李：（哭介）娘啊！

云：啊！

（唱四平）

又聽見偏房里哭聲媽媽。

越大禮不問娘去把妻看，

她啼哭究竟是又為什麼？

李：（白）丈夫你回來了？

云：（白）回來了，我妻為何啼哭？

（李不語擦淚）

刁：（暗上）

（旁白）啊！這不是登雲回來了嗎！好大胆的王八羔子，沒有看你老娘，先來問你小媽好！我叫你兩口子好！回頭你到我屋去，我再給你算賬！（下）

云：（唱四平）莫非說小妹妹得罪于你？

李：（唱四平）小妹妹心眼好待我不差！

云：（唱四平）莫不是為丈夫我得罪于你？

李：（唱四平）丈夫你未得罪剛剛來家。

云：（唱四平）

莫不是咱的娘拷打于你？

快對我說一說又為什麼？

李：（唱四平）上房里咱的娘她……（行經）

云：（白）她怎麼樣啊？賢妻！

李：（唱四平）未曾打我，

云：（白）那你為什麼啼哭啊？

李：（唱四平）我來的日子長想俺娘家。

云：（唱四平）

听她言就知道未說實話，